

红军长征记

黎白著



同心出版社

小红军长征记

黎 白 著

◎ 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红军长征记/黎白著。
—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6
ISBN 7-80716-290-2

I. 小 ... II. 黎 ...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0996 号

小红军长征记

出版发行：同心出版社

出版人：刘霆昭

地址：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

邮编：100734

电话：发行部：(010) 85204603 (外埠)、85204612 (本市)
总编室：(010) 85204653

E-mail : txcbszbs@bjd.com.cn

印刷：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次：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张：6.75 印张

字数：151 千字

定价：12.00 元



长征是一种象征（代序）

刘霆昭

长征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很遥远。相隔 70 年，如果按 20 年一代的通行算法，已足足超过了三代人。今日的岷山已不是当年的那座岷山，今日的草地已没有当年那么多的沼泽，今日的金沙江已不像当年那样湍急，今日大渡河上的铁索也失去了当年的那种寒冷……

长征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又很近。崔永元带领的一千人马正在重走长征路，大型电视片《我的长征》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，以纪念长征为题材的各种书籍不日将潮水般涌向各家书城……就我本人而言，刚上中学就已对毛泽东的七律《长征》倒背如流，对老电影《万水千山》、《金沙江畔》看得着迷；之后，曾戴上军帽，穿上军装，和同伴们一起登台演唱过肖华主笔的《长征组歌》，入情人景，如醉如痴；再之后，对唐国强主演的连续剧《长征》每集必看，品头论足……

我们如今奉献给读者的这本《小红军长征记》，是革命老人黎白先生 50 年前的大作。由于“反右”等因，尘封半世纪才得以付梓出版。当我最初见到黎老这部手稿时，顿然产生的是亲切和激动，发黄发脆的稿纸，工工整整的字迹，落款清清楚楚地注明“写于 1956 年 6 月 1 日”。尘封 50 年，原汁



原味！这正是此书的可贵之处。它没有受到此后诸多政治运动的影响和侵扰，没有因迫于某种压力而进行有悖史实的加工或张冠李戴式的改动。对于这类记述历史的作品而言，我认为，真实是第一位的。

黎白先生 14 岁参加革命。特殊的经历，使他有幸与贺龙、聂荣臻、罗瑞卿、杨成武、胡耀邦、王震、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密接触，并结合编写《红二方面军战史》和《贺龙传》得以面对面采访了 200 多名亲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；特别是他曾与当年的小红军长期共事，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关于长征路上小红军的很多珍贵素材。黎白先生是著名的湘潭黎氏之后，早年即就读于我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，在那一代革命军人中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笔杆子了。他是以长征为题材的电影《金沙江畔》的编剧，并创作过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、《彭德怀》、《贺龙元帅》、《龙潭波涛》等文学作品。由此可见，这部《小红军长征记》出自黎老之手是得天独厚，非其莫属，从而也可以掂测出此书的分量、价值和意义。

不久前，登门拜访年已 77 岁的黎白先生。他向我们提供的两组数字耐人寻味：当年参加万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中，16 岁以下的占 50%；1955 年我军首次授衔时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 57 位将军中，有 37 位是不到 19 岁就参加革命并且亲自走过长征路的“小红军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小红军”是当年长征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，万里长征取得胜利，“小红军”功不可没。以长征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为数不少，但据了解，专门写小红军的尚不多见。为此，正值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时，我们特意推出黎白先生的这部杰作，将当年小红军的风采昭展世人，将当年小红军的功绩铭刻青史，以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的缅怀和崇敬之情。

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，毛泽



东主席的这段话，可以说是对长征历史意义最精辟的总结和评价。我们如今对 70 年前的这段史实和传奇进行回顾，不仅有对长征丰功伟绩的咏颂，有对万千红军将士的缅怀，更多的恐怕是一种象征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对已进入 21 世纪的人们而言，长征其实就是一种象征，一种华夏子孙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象征。这种精神，是当年红军身陷艰难困苦绝境，面临民族危亡考验之际迸发出来的。这种精神包括：对远大理想、美好未来的执著追求，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无限忠诚；不畏艰险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，先人后己，团结友爱的融融真情，鞠躬尽瘁，舍身忘死的牺牲精神！

温顺善良的中国人素来以含蓄矜持、谦恭忍让为美德，只有沦为“饥寒交迫的奴隶”之时，才想到要“起来”！只有在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”，才“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！所以可以说，这种被逼出来的长征精神尤其难能可贵，尤其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本质、真谛和精华！

人世间，凡尘里，太多的是匆匆过客，过眼烟云；太多的是稍纵即逝，水月镜花。然而，茫茫环宇之中，确实有一种东西是可以万古流芳，亘古不变的；是值得人们代代相传，念念不忘的。长征及其所象征的长征精神即在此列。

2006 年 9 月 1 日

（本文作者为本书总策划、同心出版社社长）



黎白

祖籍湖南湘潭。1930年逢蒋、阎、冯中原大战，工农红军大发展之时出生。1944年参加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工作。后学于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。1947年到晋察冀军区炮兵部队，此后几十年身穿军装，从事专业创作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、《龙潭波涛》、《贺龙元帅》等十余部。写出剧本拍成电影的有《金沙江畔》、《我们是八路军》等四五部。出版的传记文学有《彭德怀》、《伟人之初——贺龙》等。50年代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作家协会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反映红军长征的儿童文学作品。作者倾尽笔墨塑造了陈龙儿由儿童团走进红军队伍参加长征，最终成为一代英雄的典型形象。小说展示了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艰苦斗争画面，进而揭示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，它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战换来的。阅读本书有助于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书中还收入了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”和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”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目 录

一、龙虎崖突围	(1)
二、会师	(19)
三、跟上红军打胜仗	(35)
四、生活的学校	(53)
五、苏区	(68)
六、教堂的“驴子”	(80)
七、金沙江	(95)
八、粮食	(110)
九、讲和	(134)
十、雪山	(145)
十一、草地	(169)
十二、和中央红军会师	(188)
十三、东方红	(196)
后 记	(199)
附 录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	(205)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	(209)



一、龙虎崖突围

(一)

山高得遮住了太阳，山陡得像石头垒的墙。山上有许多大树，树的枝梢高高地伸向天空，好像是挂在云彩上。平常的日子，山上安静极了，鸟儿唱歌，小动物跳舞，山间的小溪流水是伴奏的音乐，老樵夫那挥动着的斧子是乐队指挥棒，淡淡的纱一样的薄雾是舞台上的幕布，草坪上的深秋的花朵，像是美丽的报幕姑娘，而那微微从树林中吹来的山风就是动听的轻音乐。可是今天，山里变了样子，美丽的花朵被践踏了，小鸟儿可怜地钻进了森林。是凶恶的猛兽闯过来了么？不，是比野兽还坏十倍的国民党白匪军占领了山峦。

看吧，四面的山顶上，山腰间，都挤着一群群的白军，有的在匆匆忙忙挖着工事，有的砍着山上的树木，有的白军朝山下乱糟糟地打枪。

这些白军是哪里来的呢？原来他们追趕着从苏区突围出来的红军已经三个多月了。从江西追到湖南，从湖南又追到贵州，和贵州军阀队伍连成了一气，好不容易在猴场这个地方包围了红军。想想过去这几个月，连追带打，又堵又拦，也没有消灭掉这股红军，反而被红军打了个头破血流。再看看这会儿，翻山的车马大路，绕岭的条条小道，全都被白军



堵住了，山山有白军，沟崖里也有白军，把个红军队伍紧紧包围在方圆十几里大的地方。红军战士们走得很累，粮食不多，子弹更少，想冲出自军的包围圈不是比登天还难么？

国民党白匪军有了极大的优势，他们那种灰心丧气的样子就一扫而光了。听听，占领了山头的白军们不正在唱着难听的歌子么？

(二)

在白军包围圈中心，有一个不大的村庄。村子外边坐着许多红军战士。村庄里，窄窄的街道两旁，一间茅草屋连接着一间茅草屋，屋子外边有几个红军战士，他们提着步枪，在来回地走着。

正中间的小茅草屋里点着灯。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，里边靠墙摆了一张很窄的竹床，床旁边有一张木凳，木凳前边摆了一张小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地图、书籍。除此以外，就只有房角那摆了一个小水缸了。

床上坐着一位红军，他长长的头发，瘦瘦的脸，脸色苍白，嘴上边有些黑黑的小胡子，两只大眼睛，又黑又亮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，上半身的重量都靠着木棍支持。他身边坐着一位白了头发的、穿着破旧的老人，他正亲热地看着这位老人。

老人伸出了双手，扶着那位红军的肩膀，脸上显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说：

“放心，能过去！你们红军都是好人。我们穷人有句话，叫：山山有亲人，亲人心向红军。老天爷会保佑好人的！”



红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摇摇头说：

“老天爷靠不住，红军还是得靠穷人，靠老大爷你啊！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红军什么都好，只就是不信神佛。没什么，好人总有好报。”他将扶在红军身上的手放下来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有一座山，叫龙虎崖。那可真是个险要地方，山陡、路窄，有那么一条小道，除了本地人，谁也不知道。我靠打猎过穷日子，把那条道上的石头都踩平了。走那条道，准能过去。”

那位红军笑着说：“谢谢您，老大爷。我们的侦察员也找到了那条路。”

“谢什么？我老汉一辈子让地主土豪害苦了。活到如今，才见到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军队。唉，我老了，七十八了，要不哇……”老人说到这里，两眼盯着那位红军，仔细地看了一阵，猛地一下从床边站起来，心里像是在想着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嘴里却朝红军说着：“红军先生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您又忘了，老大爷，红军同志嘛！”那位红军笑了。

老人也笑了，指了指自己那全白了的头发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“您稍等一下。”那位红军从床上挣扎起来，扶着木棍，拉住老人，又从床头上拿过一件半旧的棉大衣来，吃力地披在老人的身上，笑着说，“不成敬意。”

老人急忙退后了一步，摇摇头说：

“红军同志，你有病的身子顶不住风，就这么一件大衣，还……”

红军同志恳切地扶住老人，说：“老大爷，您穿上它！”

老人看看大衣，用手轻轻地在大衣上摸着。翻过正面，又看里面，看了领子，又拉拉袖子，半天，才抬起头来说：“红军同志，我一辈子只穿过干草、树皮、自己打来的兽皮，再就是穿了几十年的老粗布衣裳。这细布的衣裳，穿在我身



上，怕要折寿啊！”

那位红军看着老人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大衣，看着老人眼里闪出了兴奋和悲伤的神色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“好！我收下了。”老人朝红军同志感谢地说。

“快了，老大爷，不用多少年，您就整年整月可以穿布衣服、吃大米了。红军、共产党，就是为了这个才干革命啊！”红军同志握住了老人的手，肯定地说着。

老人点了点头，走出了门口。

那个红军扶着桌子，坐到凳子上，双手摊平了地图，两条胳膊倚着桌面，两手托着头，皱着眉头，脸上显出沉重的、痛苦的表情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。

“红军同志，你的大名叫什么啊？”老人披着大衣，又从门外走进来，庄重地问着。

那位红军同志抬起头来，看着老人，笑了笑，说：

“任弼时。”

“任弼时！”老人重复了一遍，朝着任弼时点了点头，走出去了。

任弼时看着老人的背影，嘴里轻轻地重复着老人刚才说过的话：“山山有亲人，亲人心里向红军！”就这样坐在凳子上怔了一阵，才叹了口气，自语地说：“善良的人民！”说着，他拨大了灯芯，房子里显得亮了一些。任弼时便俯下身来，打开书本，埋头在书本里了。

这时，从门口悄悄地走过来一个又高又大的红军。他手里拿着一件棉军衣，轻手轻脚地走到任弼时身边，轻轻将棉衣披在了任弼时的肩上。

任弼时回过头来，带着笑意地责备着说：“这莽撞家伙，你吓了我一跳！”

“又把大衣送人了，你是病人啊！”大个子红军不满意地咕哝着。



“苗大化，你看，那老人多像你父亲啊，把大衣给了穷人，再从土豪家里领嘛！”任弼时笑着说。

苗大化没有说别的，只是走近了，双手扶起了任弼时说：“任政委，该睡觉了，你是病人啊！”

“又来了，病人、病人。”任弼时挣扎了一下，却一点也不能从苗大化手中脱开身来，便笑着说，“苗大化，你去给我倒点水喝，我只看一会书，还不行吗？”

苗大化放开手，将任弼时扶着坐下来，板着脸问：

“看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个小时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三刻钟！”任弼时又看起书来。

“不行！”苗大化立刻握住了书本。

任弼时抬起头来，看着苗大化那副庄严的样子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

“半个钟头，还不行么？”

苗大化做出不能动摇的神色，放开书本，摘下身上的水壶，朝任弼时说：

“不行，只能是等我打来开水，就得休息！”

任弼时看着书，点点头说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去打水吧！但愿白军给你那宝贝水壶上钻个窟窿，一辈子也打不满一壶水！”

苗大化做了个鬼脸，没有吭声，从身背后皮带上解开行军用的小碗，又拧开了水壶，滚热的水就流进碗里。他将碗捧到任弼时面前，恭恭敬敬放在桌子上，一把夺过书来，顽皮地笑着说：

“任政委，请喝水！”

任弼时抬起头来，看了看桌子上的水碗，看了看忍不住笑容的苗大化，生气地说：



“你搞的什么鬼哟！”

苗大化走近了任弼时，带着担心的神色说：“任政委，你一定要躺一会儿。你不知道，同志们多着急啊，谁都担心你的病，都骂我照顾不好，我还算什么警卫班长啊，连首长都不会照顾……”

“得了，你这个家伙，我服从，还不行吗？”任弼时没有办法地摇摇头，站起身来。

苗大化登时露出了笑脸，只一蹿，就跳到床前边，铺开了被子，就要扶任弼时。

任弼时鼓着腮帮子，装出一副怒气不消的样子说：

“你把我当成老太爷了？我自己能动、能躺。”说着，就脱下鞋来，躺在床上，拉过被子来盖上身体，闭上了眼睛。

苗大化抿着嘴，忍住了笑，轻轻地为任弼时掖好了被角，又把棉衣盖在被子上面，便轻轻地走到小桌前边，拔小了灯芯，回过头来看了看任弼时，就轻手轻脚地朝门外走去了。

任弼时躺在床上，睁开眼睛，想着部队怎样突围才更安全，想着想着，便翻了个身，悄悄地坐起来。刚要下地，就听见门外苗大化低低的声音在和别人说：

“任政委睡着了，谁也不能进去。”

“什么？谁也不能？我是什么人？你知道，同志，我有大事情找他。”

“轻点，老大爷！”这是苗大化的聲音。

任弼时听出来和苗大化争执的是那位老人，连忙说：

“苗大化，请老大爷进来！”说着，理直气壮地下了床。

苗大化在门外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请吧，老大爷！”

老人捧了一个小包，走进屋来，朝任弼时点了点头，又回过头来朝门口喊着：

“还不进来！”



任弼时顺着老人的喊声往门口一看，原来，在门口伸进来一个小脑袋。

一个穿着破烂的短夹袄的孩子，赤着脚，双手抓住门框。这孩子粗眉毛、大眼睛，鼻子挺小还有点儿翘，又厚又密的头发盖住了耳朵，还有一绺儿压着眉毛梢。他紧咬着嘴唇，瞪着大眼，怯生生地在任弼时身上打量着。

“进来，怕什么？”老人走过去，将小孩子拉进来，一直拉到任弼时身边，才说：

“任弼时同志，我不放心，怕你们找不着龙虎崖，就把我孙子带来了。”老人把小孩往任弼时身前推了推，带着自豪的神气命令着，“叫红军伯伯！”

那个小孩子看了任弼时一眼，用几乎是低得听不见的声音叫了一声：

“红军伯伯！”

任弼时笑着将小孩子拉过来，拉到怀里，对老人说：

“老大爷，我们侦察员找到了突围的道路。”

“不行！”老人靠近了任弼时的脸说，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到底是外乡人。我这个孙子可就有大用处了。龙虎崖那个地方，没有他没爬上去过的树，没有他没踩过的石头。这小东西是个精灵鬼呢，把他带去！”

任弼时握住了老人的手说：

“老大爷，自己人不说客气话，我们红军能打出去。你的孙子太小，跟上红军，可得吃苦啊！”

老人摇摆着手，不满意起来：

“怎么？小？我像他这么大，种地、打猎，样样都能行，他十四啦，还小？再说受苦，我这个孙子，从小死了爹娘，真是苦水里长起来的。和你说心里话吧，任弼时同志，我老汉把亲孙子交给你，为的是给咱们打天下。我不成了，走不动了，送出孙子来，也算我出把力量。这叫把钱存给财主找



罪，把孩子交给红军图省心。”

任弼时摸着孩子的乱头发，笑着问：

“小兄弟，你能行吗？”

小家伙翻了翻眼珠子，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任弼时沉默了一下。

“你说话呀！往日的本事都溜到哪里去了？”老人朝小孩子着急地说。

小孩子眨了眨眼，不服气地分辩着：

“爷爷，当红军，还是我先和你说的呢！”

“嗬，你本事大！”老爷爷满意了，便朝任弼时说着，“你要不留下，我可不答应。龙虎崖他熟，你又带着千军万马，老天爷啊，那可不是小事情。”

任弼时看着老人的直爽、恳切的神情，就认真地说：

“我收下了。老大爷，我代表全体红军同志谢谢你！”

老爷爷点点头，摊开双手，说：

“谢什么。”说着，老爷爷拉过小孩子的手说，“听红军伯伯们的话，不能给爷爷丢了脸。打起仗来别乱跑，走起路来，别落在后边。这可不是当兵吃粮，是跟上红军干掉财主们的世界啊！”

小孙子瞪着两只大眼，一闪一闪地只是看着老爷爷。

“爷爷力气小了，跟不上红军了。到打胜仗的时候，想着给你爷爷捎个信来。”老人说着将带来的小包包打开，露出来两块腊肉。他把一小块塞给了小孩子，又把那一大块捧给任弼时，说：“任弼时同志，老汉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跟上你，你得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。这孩子要是不听话，你打他、骂他，全行，可千万别把他抛了。”

任弼时点着头说：

“老大爷，您放心。”

“谢谢！”老人坐在凳子上发了一阵怔，自言自语地说，